

山里飘出一支歌

崔巍中短篇小说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里關出一支歌



福建人民出版社

山里飘出一支歌

崔巍中短篇小说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里飘出一支歌

崔巍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1 字数: 23.4 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册

*

书号: 10397·97 定价: 1.55元

目 录

惊店·····	(1)
伊尔天堂记·····	(14)
两碗刀削面·····	(30)
背河人·····	(40)
醒狮·····	(53)
啊，空心树·····	(66)
挑水·····	(73)
神秘的嫁奁箱·····	(83)
蜜蜂，你向往什么？·····	(94)
晨雾·····	(101)
瞬间·····	(112)
坐后排的人·····	(119)
年货·····	(126)
卖煤人·····	(133)
无声的鞭炮·····	(143)
小游击队员·····	(149)
剿蜂记·····	(162)
两个贼·····	(167)
最后一抹阳光·····	(172)
山里，飘出一支歌·····	(184)

惊 店

“店家、店家……有贼！”

时分正是小半夜。呼救声急促而凄厉，惊恐而愤怒，令人毛骨悚然，动魄惊心……

本来，这个乡村的车马小店恬静而安然。融融月光下，牲口棚里的嚼草声是那么细微；东西两厢客房里，客人们的酣睡声是那么香甜；小店四周，风不动，树不摇，就连啾啾虫声也叫得小心翼翼，好象生怕惊扰了小店的静谧似的。

然而，这呼救声却如雷霆轰顶，石破天惊，猝不及防。小店炸窝了。

牲口趑蹄长嘶。客人们惊呼跃起。虫声戛然而止。月亮吓得躲进云层里。只有几颗暗淡的小星星，频频眨动着小眼睛，胆怯地窥视着小店，似乎想探看个究竟。

“店家、店家……有贼啊！”

又一声撕心裂胆的呼救声。它使人想起溺水者濒临灭顶之灾，小生灵置身于猛兽的尖牙利爪之下，遭劫的游人被强盗手持利刃逼到了悬崖峭壁前。千钧一发，危在旦夕。

炸了窝的小店突然又陷入可怕的沉默中。闻声惊起的客人们，个个屏声息气，汗不敢出，心脏的跳动率，一下子提高了十倍。仿佛只要动一下，不测之祸就要移到自己的头顶

上似的。

“啊，店家，店家……”

呼救声已不象刚才那么急促而凄厉、惊恐和愤怒；也不象刚才那样毛骨悚然，动魄惊心，——可以听出，呼救者不象被“贼”扼住了喉咙，刺伤了胸膛；也听不见“贼”破门逃窜，夺路而走；倒好象双方正处于拼死相搏而又胜负难分的相持阶段。也许，呼救者还说不定占了“上风”，并想通过“呼救”，呼唤来店家，一并将那个该死的“贼”当场擒拿。

直到这时，客人们似乎才从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判断出这呼救声是从店主人所住的那间帐房兼卧室的屋子里传出来的，而且马上想到店主人柳大憨在昨天傍晚，特意将一个截了半条腿的残疾人留宿在自己的卧室内……

啊，店主人柳大憨哪里去了？想是回自己家睡觉去了吧？要不，怎还不露面，不出来解救那位可怜的残疾人，一道缉拿撬门入室的凶犯呢？

毕竟有胆大的。东西两厢客房里的十余个客人们经过一阵窃议，终于仗义壮胆，先后冲出客房，团团围定店主人那个帐房兼卧室的小屋子，一个个绾袖出臂，磨拳擦掌，准备同心合力，擒拿凶犯。

“出来，出来……”众人愤怒的呼喊声，响作一片。

呼救者闻声，自然“思辇鼓而兵勇”——声音里明显带着感激与惊喜，从屋里呼应道：

“快进来，快进来，‘贼’被我抓着啦！”

“贼”既然已被抓着，而且一定是被死死抓牢了，——这就是说，已不存在什么危险，只需进去七手八脚逮起这个

“贼”就行了。

众人胆气更壮了。一个光脊梁车把式操根拌料棍，首先破门而入，众人紧随其后，一拥而进；擦火点灯，立即将那个“贼”擒拿起来，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然而，还没等大家正式动手擒拿，几乎每个人又都瞠目结舌，惊呼起来：

“啊……”

原来这个“贼”不是别人，正是店主人——柳大憨！

柳大憨此刻还被那个浓眉毛、阔嘴巴的残疾人紧紧攥着一只手，浑身瑟缩，无地自容，那颗苍白的头，软软儿垂在了胸前，斜着半个身子瘫在了炕前沿上。只要残疾人一松手，他就会滑到地下。

沉默。

人们谁也想不到做“贼”的竟然是店主人，都仿佛是在做梦。尤其是残疾人，更是惊骇得张大阔嘴巴一个劲儿吸着凉气。

也难怪人们瞠目结舌，大惑不解。

柳大憨承包起这个车马小店二年了。二年来，这个车马小店，遐迩闻名，声誉极好。这不仅因为柳大憨从前在县城十字街那国营饭店呆过多年，煎炒烹炸样样精通；而且还因为他为人忠厚，店费、饭价合理，不坑不骗，童叟无欺，极看重小店的名声。他常说：“人活脸，树活皮，咱开店可不光是图赚钱。有个好名声，金不换。”

凡住过他的小店的客人，都有体会：饭费店费从不肯多收一分钱；有些人钱不凑手，可以赊账；实在掏不起的，还可以白吃白住一走了之。客人们走得慌张，遗留下什么东

西，他总要妥善保存，设法归还原主，而且还不让说半句感谢话……所以，别看这小店设备简陋，生意却一天比一天兴隆，每天人来客往不断头。

过往客人，尤其是那些常来常往的车把式们，早就和柳大憨厮混熟了。哪个提起柳大憨不翘大拇指啊！

可是，今晚这柳大憨怎干起这号“不要脸”的勾当来了……难道他从前是假充正经，真如俗话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众人似乎暂时还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那个光着脊梁的车把式，原本提着拌料棍想狠揍一顿“贼”，此刻则把拌料棍藏在了身后。

人们在等柳大憨说话，辩解，而且都希望这一切是“误会”——然而，那个残疾人却松开柳大憨，借着灯光，抓起被子上抖乱的一摊票子，带着哭音说：

“啊，店家，你在俺这号人身上刷肉呀！俺这点钱是想省去省城安条假腿，可想不到你……”

残疾人恼恨地“剐”了柳大憨一眼，伸出手指头戳了柳大憨的脑门一下，又接着说：

“昨晚俺投宿你这小店时，看见你慈眉善眼象个好心人。所以，你硬留俺睡在你这床铺上，——不让和其他客人到大炕上挤——你打地铺睡在地上，好叫俺心热！没想到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残疾人胡乱披起上衣，从被子里伸出那半截光秃秃的残腿，狠狠朝残腿拍了一巴掌，浓眉一耸，又仇视地盯住了柳大憨：“俺是个肠子不打弯儿的人。见你又递烟，又端茶，嘘寒问暖——问俺要上哪里去，去干甚？俺就如实相告：说

要上省城去安条假腿，好扔掉那拄了十几年的拐棍儿，并且还告诉你，俺带的这二百元钱不知道够不够花销……你摸了这个底，见财起意，生了歹心……趁俺睡死了，偷偷摸摸来掏俺这二百元钱……你你你——开的是黑店啊！”

屋里变成了“审判厅”。原告 的“起诉”，可谓字字血、声声泪，立即激起在场的人震惊、愤怒。水落石出，人们不再怀疑这不容抵赖的既成事实。柳大憨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成了可恶的“贼”。光脊梁的车把式“呼”地又从身后亮出了那根结实的拌料棍，凶声凶气骂道：

“柳大憨，好你个人面兽心的老东西！”

其他几个车把式也都怒目圆睁：

“呸！从前装得那么正经老实！”

“算老子瞎了眼！”

“哼，从前还有脸说人活脸，树活皮……”

柳大憨听了这些话，低垂的、苍白的脑袋慢慢抬起来，往日那笑弥勒佛似的脸，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哆嗦着嘴唇，结结巴巴地说：

“好你们哩……俺从前的为人……”

有人讥讽道：

“从前？从前你大概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柳大憨象被人在脸上踹了一脚，连嘴角都扭歪了，眼里闪出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的光，分辩道：

“俺今晚……实在是没做没脸的事，只是，只是……”

残疾人怒不可遏了。抓起那堆散乱的票子，在柳大憨面前晃了晃：

“你还嘴硬？这捉贼见赃——大家看看这钱！”

铁证如山。人们望一眼票子，又齐刷刷儿朝柳大憨投来锥子般的眼光，齐声喝问道：“你说呀！”

“这……我……”柳大憨似有骨哽在喉，咽不下、吐不出，叹口气又垂下头。

“不认帐？揍你这个缺德的老鬼！”

那个光脊梁车把式吼雷似地咆哮了一声，举起手中那根结实的拌料棍，直朝柳大憨那颗苍白的脑袋砸下来——有人急忙从中架住拌料棍，说：

“还是先让他承认！”

车把式只好落下棍子，耸耸肩头，压着火气，说：

“你要是敢不老实招认，哼……”

众人也都一哇声儿应和道：

“说，快说……”

柳大憨被逼不过，只好老实招认：

“我说……那钱是俺的二百元钱啊！”

“你的钱？”众人的眼睛又瞪圆了。

光脊梁车把式“呼”地又高举起拌料棍，一声狮吼：

“胡说！”

柳大憨却乞怜地望着悬在半空的棍子，鼓起勇气，继续分辨说：

“是哩，是俺的……”

柳大憨把目光移向了残疾人。众人见他言词恳切，不象是说谎，也都瞅开了残疾人。残疾人急忙摸自己的衣兜，奇迹发生了，果然，他的钱还在，掏出来细数一遍，失声叫道：

“啊，我的钱在呢……一文不少！”

“贼”的误会消除了。拌料棍子从车把式手中滑落了。众人也都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但是，转眼间，大家又都如坠五里雾中，残疾人首先提出疑问：

“啊，店家，这到底是怎回事？你怎深更半夜要拿上你的钱来我身边偷偷摸摸的……你是想干甚？”

“俺是……想给你偷装这二百元钱！”

柳大憨说完，生怕人们窥破他那不可告人的隐衷，赶紧又埋下了头。

怪事！众人面面相觑，百思不解。柳大憨名憨人不憨，再说他开这小小的车马店是将本求利，只能挣几个辛苦钱，并没积攒下万贯家产——即使看重名声，仗义疏财，也不是这么个给法呀！

残疾人又庄重地“发难”了：

“啊，店家，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头次遇面——你又没受过俺什么恩惠——怎要平白无故给俺这么多钱？你说呀！”

柳大憨从“贼”帽子下钻出来，气色刚刚好转了些，正擦着脑门子上的汗珠子。听了残疾人的追问，一下子又象挨了一闷棍，似乎比刚才还胆颤心惊，脑门子上又沁出亮晶晶的冷汗珠子来。

在场的人也都心抓痒痒，急于解开这个闷葫芦，“逼问”的口吻似乎比刚才还急迫，一哇声儿嚷叫道：

“说呀！”

柳大憨又处于“夹攻”之下，眼里汪起两泡泪，象只无告的羔羊，只差给在场的人们趴下磕响头了。他也曾几次想

鼓起勇气，一吐为快，但很快脸上便露出惊惧恐怖的神色，偷瞅一眼残疾人，就又垂下了头，不时发出一声悲苦的哀叹音。

“说呀！”残疾人催促道。

“说呀！”众人也等不及了。

柳大憨被逼不过，可怜巴巴地望着残疾人，颤声说：

“我……我是听了你昨晚和我叨扯的那些话，这才……”

众人的目光又都“刷”地投向残疾人。

残疾人有点丈二和尚不摸头脑了。浓眉一紧一松，一松一紧，老半天才说：

“啊，我和你叨扯了些甚？对了……你问我这条腿是怎么残废的，我说，俺这是武斗时候留下的纪念——对吧？”

柳大憨点点头。

“这也犯不上你给俺钱呀！”

“你下面还有话……”

“噢，想起来了，我还告你说：这条腿残废后，七十岁的老母亲活活气死了，老婆带着三个孩子哭哭啼啼改嫁了……”

残疾人说到伤心处，哽咽了。但他很快忍住痛苦，继续说：

“……你大概是可怜我当年的不幸，唉，我昨晚不该当着你的面哭鼻子抹泪，你……真是个好心人……”

残疾人说到这里，拣起柳大憨给他的钱，颤抖抖地递过来，感激地说：

“店家，你的好心我领了，可这钱我不能收。你忘了我昨晚还告你的话？我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大孩子已回到身

边，娶过了媳妇……要不，我怎有钱上省城去安假腿？”

柳大憨连连后退，不肯收钱；残疾人却浓眉一紧，一把抓牢柳大憨，硬把钱塞到柳大憨的手里，说：

“店家，……说甚我也不能收你的钱。你能叫我睡在这屋子里，就叫我心热……”

两个人还在推让着，这时，在场的人七嘴八舌说话了。有的说，象柳大憨这样的好心人实在少见；有的说，象这样的事迹应当登报表扬；那位光脊梁车把式最受感动，抱愧地拣起那根拌料棍，朝门外一扔八丈远，还骂了一句：“他娘的……”

柳大憨本来已经收起了钱，但听着人们对他的赞扬，不知怎地，又面红耳赤硬把钱塞回残疾人的手里。残疾人见状，一拍那半截光秃秃的残腿，大声说：

“店家，你不能这样啊！”

柳大憨瞥见那半条光秃秃的残腿，又仿佛遭了蛇咬似的，失声叫道：

“啊，你让俺赎一赎罪过罢……”

罪过？人们又都坠了入五里雾中。

残疾人见状，情急地追问：

“店家，此话怎讲？”

柳大憨不敢看残疾人一眼，嗫嚅着说：

“俺……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俺这条腿又不是你毁残的。那是俺自己鬼迷心窍——咱原是县木器社一个合同工，一直转不成个‘供应粮’。武斗那阵子，一心想立点功，转成个‘供应粮’……攻打十字街饭店那场武斗，我顺着梯子往二层楼一个窗

户爬，结果梯子倒了，人滚下来被砸断一条腿……这事又怪不得你。昨晚咱俩说到这件事时，你我不是还骂了一顿那些挑起武斗的没心肝货色？”

这时，那位光脊梁车把式粗声大气插话了：“老柳啊，你今晚莫不是昏了头？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众人也都说：“是呀，你又不是那挑动武斗的人！”

柳大憨浑身瑟缩成一团，颤声说：

“可我参加了那场武斗……”

残疾人说：

“参加那场武斗的人多着哩！”

柳大憨说：

“可我……我是那个推倒梯子砸坏你腿的人啊！”

一座皆惊。残疾人抚着那条残腿，背转身子沉默了。

柳大憨到底吐出了隐衷，似觉轻松了。但看见残疾人背转身子，一语不发，又立即后悔不迭，一下子跪在残疾人面前，声泪俱下泣诉道：

“求求你……求求你别把我当冤家对头……我那晚也是被人逼着在那二楼上‘保卫红色政权’——看见有人顺着梯子爬上来，我怕丢了命，这才，这才……”

柳大憨见残疾人不理他，继续苦苦泣诉道：“好兄弟，饶了我这罪过吧。那次武斗你丢了半条腿，我这十几年来心窝口也一直插着一把滴血的刀啊……那次武斗后，我就偷跑回家死活不敢再去十字街那个饭店上班了。我要是早知道你参加武斗是想转个‘供应粮’，我情愿把‘供应’让给你，咱哪里还用再结这冤仇……”

“自从做下那件亏心事，我这十来年活得白天怕见人，

晚上做恶梦，这一脑袋白头发就是这样愁白的……

“这二年我才活得踏实了些，有心劲承包了这个车马小店。为的就是替过往行人办些好事，赎赎那次武斗造下的孽。谁曾想，昨晚正好遇上你这个‘冤头债主’。你睡着后，我连眼皮子也没眨一下……左想右想没有赎罪补报法，这才……谁想，刚摸到你的衣兜，你又正好醒过来……好兄弟，收下我这几个钱吧，你要是不收，我可要当一辈子亏心人了！”

想是柳大憨泣诉得太感人了吧？在场的人也都说：

“收下吧，收下吧！”

然而，残疾人却慢慢转过身子来，浓眉一紧，斩钉截铁地说：

“不，这钱我不能收！”

“啊？”柳大憨顿觉天旋地转，以为对方不饶恕他，要去报案，送他去蹲监狱，急忙乞求在场的人替他说情：

“大家添个好话吧……我还有一家老少……我情愿从今天起养活他，我老了，让我儿女们供养他，养老送终……”

光脊梁车把式也以为残疾人“不通情理”，一拍胸脯，站出来仗义执言：

“我说……老柳能有这份心意，就够义气了。他要是不往出讲这实心话，你能知道吗？做人都要讲点良心。依我说，你收下钱，抬抬手就过去了。你就是把他告下，你那条残腿也只能是安假腿……”

残疾人听到这些话，真比剜心割肉还难受，眼里涌出大颗泪珠，分辩说：

“不，你不明白我的心……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怎敢错

怪这位店家老哥？我不收他的钱，是因为我应当感谢他推倒梯子才对！”

“啊？”柳大憨惊得目瞪口呆了！

“嗯？”光脊背车把式也目瞪口呆了！

“是的，”残疾人擦擦眼角的泪水，哽咽着说：“幸亏他老哥推倒了梯子，要说的话，我爬到窗口就要往里塞手榴弹，——真要那样的话，他没命了，我也早给他偿命了……”

在场的人听了，这才算彻底明白了今晚这场“戏”的根头梢尾，来龙去脉。

人们自然感慨不已。柳大憨和残疾人则紧紧搂在一起，两个人似哭似笑，如痴如呆；一个抚着对方的残腿，一个则摸着对方的满头白发。好象在做梦，又好象已从梦中醒了。只听柳大憨喃喃声说：

“我是个亏心人……”

“不，你是个好人！”

鸡叫头遍了。

这一声嘹亮的啼鸣声，仿佛给这一场“轩然大波”划了个圆满的句号。

小店又恢复了原来的恬静安然。小星星已满意地隐去。月亮从云层里又钻出来，朝大地撒下融融光亮。牲口的嚼草声又是那么细微，小虫们则大着胆子合奏起一支悦耳的黎明曲。只有客人们例外——他们是无心再又重温那香甜的梦了。那光脊背的车把式粗声大气吆喝道：

“他娘的，光着身子跑出来冷冻了半天，来来来，咱凑一桌喝几盅儿，驱驱寒气，高兴高兴！”

残疾人第一个表示同意，也吆喝道：